

泰笙編著

賈島研究

正中書局印行

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初版

賈島研究

全一册 定價國幣二元六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函費)

(1706)

發 行 所	印 刷 所	發 行 人	編 著 者
正 中 書 局	正 中 書 局	吳 秉 常	章 泰 笙

平·本

1/1

盧 序

昔人以禪說詩，持聲香色味觀。賈島長江集，詩味之澀者也。李懷民重訂主客圖，以爲清奇苦僻主，惟清奇始不蹈襲；苦僻乃必已出，於是島之詩終有別於他人。然所以成島之詩者，其時、其家世、其人、其交游、與夫山川風物、靡不關涉，不知此不能知島，亦不能知島之詩。廬江章生泰筆翫索島之詩久，成是篇，以示同嗜，屬前一言。前惟詩之李杜，猶人於菽麥布帛，不能一日少。富貴之家，食必兼味，衣則綾羅，不若是無以知江海之富，天下之廣。文學之士，不必姝姝一家之言，泛覽載籍，窮博辭賦，知島詩之澀，知出辭之慎，不亦善乎？若使天下士皆爲島之詩，是又島詩之罪人，抑不知詩者已！爰書以歸之。民國三十一年夏金陵廬前。

題 詩

萬古浪仙語，獨開一派佳，咏歌原素志，成就出虛懷；
（謂韓吏部推誠句事）幸得編年譜，羈居坐小齋。衰遲開歎賞，
展玩即生涯。

七十九叟 陳 詩

驢背尋詩向月吟，月中孤鶴屬知音；曼然入半清商遠，應是憐才一片心。
獨行潭底句無雙，三歲吟成誰不降，一自懷民圖主客，清奇苦僻拜長江。
萬里逃秦五度秋，蜀山偏合爾詩囚；松窗抱讀長江集，神與華嵒猿鶴遊。
搜檢琳瑯萃一編，此心應卜賈生憐；定看藝苑芳徽播，桂子香飄月窟邊。

壬午八月虞山 繆 鎔 詩

賈生五字絕中唐，苦僻清奇獨擅場；
（李懷民主各圖以鳥爲奇苦僻）木世羣英爭北面，可知輕俗不能量。
（用元輕白俗語意）

桐城 徐 瑩

自序

孟子曰：「誦其詩，讀其書，不知其人可乎？」此余是編之所由作也。溯自戊寅春暮，投荒巴渝，客居無俚。偶於坊間見有售閩仙詩者，市歸而誦之，遂欲進而究其生平，先後蒐集資料於復旦、北碚、江津、巴縣諸圖書館，鄒子撫民復以藏書相假。願在再年餘，未遑屬藁。庚辰長夏，始得揮汗成之。繕寫既竟，曾就正於子展冀野承平書城濟人諸師，及繆鎮藩丈。然疵謬之處，猶恐難免，尙希讀者有以教之也。壬午秋仲潛川章泰筆識於白沙白蒼山莊。

目次

盧序

題詩

陳詩 繆鎮藩 徐瑩

自序

第一章 唐代詩壇鳥瞰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島在詩壇上的地位……………九

第三章 島的家世……………一四

第四章 島的個性……………二一

第五章 島的交游……………二八

第六章 島的出處……………三五

第七章 島的著作……………三八

第八章 島詩的風格與藝術……………四〇

第九章 島詩的影響……………四五

第十章 島的年譜……………五九

第一章 唐代詩壇鳥瞰

詩至李唐，可謂至矣盛矣，蔑以加矣。蓋自君主，名臣，才人，志士，名媛，方外，倡優，狂人，伶人，無不能詩，無不爲詩；故大家，名家相繼而起，有如雨後春筍。終唐之世，有計之者，若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收錄詩家凡一千一百五十；明高棟編唐詩品彙，凡六百二十家；又搜補六十一家，清乾隆敕撰全唐詩凡二千二百餘家，其不爲以上諸書所錄而湮沒無聞者，殆不可勝計。即以今所知者而論，詩家之多，雖不敢謂爲絕後，然亦可謂空前矣。顧其間演變之跡，可得而言，惟歷來於唐詩之分期，各有不同耳。若宋嚴羽滄浪詩話曰：「論詩如論禪，漢魏晉與盛唐之詩，則第一義也。大歷以還之詩，則小乘禪也，已落第二義矣。晚唐之詩，則聲聞辟支果也。」嚴氏此說，雖未標明中唐，然以大曆爲另一時期，則甚明顯。渠又將唐詩分爲五體，即：一、唐初體。二、盛唐體。三、大曆體。四、元和體。五、晚唐體。則又若由三分而爲五分也。

元楊士弘又將唐詩分爲四時期：

- (一) 初唐 自唐初（高祖武德元年）至開元（玄宗開元前一年）共九十五年。
- (二) 盛唐 自開元（元年）至大曆前一年（代宗）共五十三年。
- (三) 中唐 自大曆（元年）至太和前一年（文宗）共六十一年。

(四) 晚唐 太和以後，(太和元年至昭宗天祐四年唐亡) 共八十一年。

明高棟唐詩品彙又規定：

(一) 初唐 (六一八—七一二) 從高祖武德元年，到太宗，高宗，中宗，睿宗，則天武后，凡九十五年。

(二) 盛唐 (七一三—七六五) 從玄宗到肅宗代宗的永泰元年，凡五十三年。

(三) 中唐 (七六六—八四六) 從代宗大曆元年，到德宗，順宗，憲宗，穆宗，敬宗，文宗，武宗，凡八十一年。

(四) 晚唐 (八四七—九〇七) 從宣宗大中元年，到懿宗，僖宗，昭宗，天祐四年，凡六十一年。

高氏與楊氏之主張，初唐與盛唐之分法相同，中唐與晚唐則稍異，主初、盛、中、晚四分法者，尙有王世懋之藝圃攷餘，與翁方綱之石洲詩話，惟錢謙益、顧炎武等又持異議也。

清王漁洋論唐詩，又分爲三時期：

(一) 初唐 自唐初至開元共九十五年。

(二) 盛唐 自開元元年，至憲宗元和前一年，共九十三年。

(三) 晚唐 元和元年，至天祐四年唐亡，共一百〇二年。

近人胡適白話文學史，其分期又不同，渠以初唐爲白話詩時期，舉王梵志王績爲代表，即「四傑」之詩，據謂亦有白話的傾向。盛唐分爲二時期，天寶大亂前，爲浪漫文學時代，大亂後，直至中唐之韓、孟、元、白爲寫實文學

時代。至晚唐則以白話文學史卷中尙未問世，不知其作何說法也。

陸侃如中國詩史卷中，則將全部唐詩，分爲李白杜甫兩大時代。初唐至天寶前之詩，概畫入李白時代，天寶後至晚唐，概入杜甫時代。

總之前人初盛中晚之分法，窒礙牽強之處，固屬甚多，而以李唐一代之詩，分爲李白、杜甫兩大時代，彊附其他詩人於其下，自亦未妥。

其差彊人意者，如近人蘇雪林唐詩概論據西洋十八九世紀文藝思潮之變遷，爲唐詩分期，且先後次序不亂。蘇氏分爲古典主義，浪漫主義，寫實主義，唯美主義。古典主義相當于初唐，唯美主義相當于晚唐，盛唐畫分爲開元天寶以前和以後，開天以前，稱爲浪漫主義，開天以後，併入中唐合稱爲寫實主義。關於此點，蘇氏係採用胡適白話文學史卷上中所說者，茲依蘇氏之分期法，畧叙于后：

所謂古典主義，乃繼承齊梁派，專向對偶和側艷之詞，以初唐「四傑」和沈宋爲代表。四傑乃王勃，楊炯，盧照鄰和駱賓王。王勃（六四七—六七五）爲短命詩人，卒年僅二十九，甚有天才，嘗於滕王閣作賦，以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。」一聯膾炙人口。其詩：「滕王高閣臨江渚，瓊玉鳴鸞罷歌舞，畫棟朝飛南浦雲，珠簾暮捲西山雨，閑雲潭影日悠悠，物換星移幾度秋，閣中帝子今何在，檻外長江空自流。」楊炯（六五〇—六九三）以當時人有王、楊、盧、駱之稱，輒謂：「吾愧在盧前，耻居王後。」詩亦頗艷麗，如梅花落是。又其爲詩若和劉長史答

十九兄之類，喜多人名，因被稱爲「點鬼簿」。盧照鄰（約六四〇—六九〇）詩如長安古意曰：「長安大道連狹斜，青牛白馬七香車，玉螿縱橫過主第，金鞭絡繹向侯家，龍銜寶蓋承朝日，鳳吐流蘇帶晚霞，百丈遊絲爭繞樹，一羣嬌鳥共啼花，啼花戲蝶千門側，碧樹銀臺萬種色，複道交窓作合歡，雙闕連臺垂鳳翼，梁家畫閣天中起，漢帝金莖雲行直，樓前相望不相知，陌上相逢詎相識，借問吹簫向紫烟，曾經學舞度芳年，得成比目何辭死，願作鴛鴦不羨仙，比目鴛鴦真可羨，雙去雙來君不見，生憎帳額繡孤鸞，好取門簾帖雙燕，雙燕雙飛繞畫梁，羅幃翠被鬱金香，片片行雲著蟬鬢，纖纖初月上鵝黃，鵝黃粉白車中出，含嬌含態情非一，妖童寶馬鐵連錢，娼婦盤龍金屈膝，御史府中烏夜啼，庭尉門前雀欲栖，隱隱朱城臨玉道，遙遙翠幰沒金堤，挾彈飛鷹杜陵北，探凡借客渭橋西，俱邀俠客芙蓉劍，共宿娼家桃李蹊，娼家日暮紫羅裙，清歌一轉口氛氳，北堂夜夜人如月，南陌朝朝騎似雲，南陌北堂連北里，五衢三條控三市，弱柳青槐拂地垂，佳氣紅塵暗天起，漢代金吾千騎來，翡翠屠蘇鸚鵡杯，羅襦寶帶爲君解，燕歌趙舞爲君開，別有豪華稱將相，轉日回天不相讓，意氣由來排灌夫，專橫判不容蕭相，專權意氣本英雄，青虬紫燕坐春風，自言歌舞長千載，自謂驕奢凌五公，節物風光不相待，桑田碧海須臾改，昔時金塔白玉堂，即今唯見青松在，寂寂寥寥楊子居，年年歲歲一牀書，獨有南山桂花發，飛來飛去襲人裙。」就中固甚多秀媚字句也。賈賓王（約六五〇—六八四）香豔詩如詠美人在天津橋云：「整衣香滿路，移步鞵生塵，水上看妝影，眉頭畫月新。」史稱當時以爲絕唱之帝京篇：「山河千里國，城闕九重門，不覩皇居壯，安知天子尊，……秦塞重關一百六，

漢家離宮三十六，桂殿欽蓋對玉樓，椒房窈窕連金屋……且論三萬六千是，寧知四十九年非……當時一旦擅豪華，自言千載長驕奢，倏忽搏風生羽翼，須臾失浪委泥沙，黃雀徒巢柱，青門遂種瓜，黃金銷鑠素絲髮，一貴一賤交情見，紅顏宿昔白頭新，脫粟布衣輕故人，故人有湮淪，知新無意氣，灰死韓安國，羅傷翟廷尉。」又以其詩中多喜用數字，故人稱其爲「算博士」云。

沈宋乃沈佺期與宋之問，二人皆爲醉心利祿，諂佞無恥之小人，亦爲奉和應制詩的專家，又是律詩成立者，所作之詩，無非是風雲月露之類，無須多舉。在繼承齊梁派佔領詩壇時，另外有陳子昂（六五六—六九八）便樹立反抗旗幟，與陳方虬修竹篇序云：「文章道弊五百年矣，漢魏風骨，晉宋莫傳；然而文獻有可徵者，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，彩麗競繁，而興寄都絕，每以永嘆。竊思古人，常恐逶迤頹靡，風雅不作，以耿耿也。」可見其慨嘆於詩體日漸頹靡，思回復到漢魏風骨，故其所爲詩，不拘對仗，不作宮體，登幽州臺歌云：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獨愴然而涕下。」無名氏之木蘭詩，約亦成于是時。自陳子昂解放詩體後，浪漫主義隨之興起，浪漫派的主力作家，是李白。白之思想于其「哀人生之長逝」一句可知。古風云：「春容舍我去，秋髮已衰改，人生非寒松，年貌豈常在。」短歌行云：「白日何短短，百年苦易滿。」悲歌行云：「天雖長，地雖久，金玉滿堂應不守，富貴百年能幾何？死生一度人皆有。」將進酒云：「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，朝如青絲暮如雪，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」故主張及時行樂也。其次是王維（七〇一—七六一），爲田園詩人，詩若渭川田家「斜陽照墟

落，窮巷牛羊歸，野老念牧童，倚杖候荆扉，雉鳴麥苗秀，蠶眠桑葉稀，田夫荷鋤至，相見語依依，即此羨閑逸，悵然吟式微。」其最佳之作，是小詩。舊唐書謂：「嘗聚其田園所爲詩，號輞川集。」共有五絕二十首，茲錄數首如次：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人語響，返景入深林，復照青苔上。」（鹿柴）「秋山斂餘照，飛鳥逐前侶，彩翠時分明，夕嵐無處所。」（木蘭柴）「颯颯秋雨中，淺淺石溜瀉，跳波自相濺，白鷺驚復下。」（欒家灘）「北垞湖水北，雜樹映朱闌，逶迤南川水，明滅青林端。」（北垞）「木末芙蓉花，山中發紅萼，澗戶寂無人，紛紛開且落。」（辛夷塢）「獨坐幽篁裏，彈琴復長嘯，深林人不知，明月來相照。」（竹裏館）孟浩然（六八九—七四〇）與王維齊名，世稱王孟，然王詩特點在「靜」，孟詩特點在「淡」，他如儲光羲，裴迪，丘爲，祖詠，綦毋潛等，皆同屬王派，作風相近。

浪漫主義，能容納歌唱自然的田園派，同時亦能容納歌詠戰爭的邊塞派，情感雖有輕微和熱烈之分，究皆爲理智弱于情感之詩人。邊塞派領袖推岑參。參之邊塞詩，大都於佐封常卿幕時所作，喜寫雄壯之場面，如大風，大熱，大雪，大寒，沙漠。詩中之角色和切末是戰將，都護，大旗，鼓，名馬，寶刀，戈，甲，軍樂，烽火等。高適之詩，遠不若岑參，亦無岑參之環境，僅在河北爲縣侯，故寫不出異國情調之詩，雖亦有歌詠戰爭者，總覺如霧裏看花，稍隔一層。與岑高同派者，尚有王昌齡，王之渙及李頎等。惟與高岑亦有不同，即一李王多非戰，高岑則頌戰，二李王多律絕短詩，高岑多古風長詩。正值詩人歌詠太平之時，忽聽「漁陽鼙鼓動地來。」把詩人好夢驚醒，以時代之不安定，遂有寫實主義產生，杜甫（七一—七七〇）即是開山大師，與李白相輝映，誠爲我國詩壇上之兩顆巨星。甫身

經安、史之亂，到處奔走，逃難，嘗盡人生酸辛悲苦，因之所歌詠者，大都為現實之苦痛。歌詠社會者，有新安吏，潼關吏，石壕吏，稱爲「三吏」；新婚別，垂老別，無家別，稱爲「三別」。自己時遇饑荒，一生僅過兩年半稍爲舒服生活。第一次是在長安任左拾遺，僅爲期半年，第二次是在初入蜀居浣花溪時，至多兩年，其餘無日不在困頓之中。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云：「老妻寄異縣，十口隔風雪，誰能久不顧，庶往共飢渴，入門聞號咷，幼子饑已卒，吾寧舍一衣，里巷亦嗚咽，所愧爲人父，無食故天折。」羌村云：「柴門鳥雀噪，歸客千里至，妻孥怪我在，驚定還拭淚。世亂遭飄蕩，生還偶然遂，鄰人滿牆頭，感嘆亦歔歔，夜闌更秉燭，相對如夢寐。」乾元中寓同谷縣作歌云：「長鑱長鑿，白木柄，我生託子以爲命，黃獨無苗山雪盛，短衣數挽不掩脛，此時與子空歸來，男呻女吟四壁靜。」杜甫與李白作風大不相同：李白是浪漫的，貴族的，杜甫則是寫實的，平民的；李白之詩，多想像，情感，主觀，杜甫之詩，則多刻畫，經歷，客觀，李白恃才力，杜甫恃學力；李白喜用「女酒」二字，杜甫則喜用「饑餓」二字。

自來論詩者，多謂李白集復古之大成，杜甫開革新之局面。李白姑置弗論，杜甫雖古（或往）近（或今）體俱工，而於近體尤爲賣力，觀其集中五言律，佔全集之半可知，亦可見其重時代觀念也。故其詩，在形式方面，注重技巧；在內容方面，注重寫實，技巧爲修辭，鍊意，寫實爲社會問題，因在形式方面重技巧，在內容方面重寫實，故作詩態度，至爲認真。此當時文學潮流之所趨也。此後，依此趨向遂衍成韓愈及白居易兩派，白居易與元稹號稱「元輕白俗」。元稱社會詩不多，僅上陽白髮人，夫遠征田家詞數首而已，然以其尊杜抑李（見其所作唐故工

部員外杜君墓誌銘中，故被稱爲社會詩人，白居易於其與元九書中，亦尊杜抑李。其社會詩如賈炭翁，新豐折臂翁，皆爲後人所傳誦。他如秦中吟與新樂府，均爲下層社會聲訴者。韓愈、孟郊、賈島都是偏于技巧方面，如愈對于句法，力求生硬，如其五言詩句之上一下四，七言詩句之上三下四，是關於章法，力求新穎，如南山詩，連用五十一「或」字是，關於用韻，力求其寬大，有「語不驚人死不休」之概，豈非與杜甫先後媲美？孟郊（七五一—八一四）與韓愈被稱爲「孟詩韓筆」，二人作風相同，就二人聯句中，可以看出，功力亦悉敵，其與韓愈所異者，爲孟多「窮苦之句」，且詩題中，亦多用「苦」「傷」「惱」「貧」之字，而愈則無有也。賈島與孟郊被稱爲「郊寒島瘦」，其作詩態度，極爲認真，此爲七五五年以後之新風氣，而喜爲「窮苦之句」，則與孟郊無異。惟在形式方面，島尤知重時代觀念，不若郊之專致力於古體，故島對近體，尤以五言律，特加致力，與島同時詩人，尙有李賀，亦頗受愈之推許，而爲唯美主義之先驅。唯美主義之代表爲溫庭筠（約八二〇—八七〇）李商隱與杜牧。（八三〇—八五二）溫庭筠風格頗近李賀，與賀所異者，爲李多怪句，而溫則較平易。溫之近體，頗有清疏可誦者，而賀則無之。李商隱（八一三—八五八）詩有二特點：一爲精密華麗，一爲晦澀，精密來自杜甫，華麗來自李賀，以刻意求工之故，致晦澀難懂。杜牧詩有二特點：一爲豪邁，一爲香艷，而在形式方面，則以絕句爲最成功。

第二章 烏在詩壇上之地位

唐代詩壇概況，已如前章所述，則烏在當時詩壇之地位，亦可想見，茲更列舉數點，聊誌梗概：

一 導晚唐五言律之先路

自來每種文體之產生與成功，絕非突然如此，要必依歷史之背景以演進，故爲漸變而非突變；爲必然而非偶然。其源頭先導，類皆可得而尋，若司馬相如之於漢賦，四傑之於唐詩，涓涓之水，卒成江河，其功固未可沒，是以研究中晚唐詩者，自亦不可不注意于賈烏也。

自初唐沈佺期、宋之問改進齊梁永明體（註一）「浮切——笙按：即平側（仄）」見阮芸臺學經詩集文韻說「不差，而號律詩」（見新唐書文苑傳）後，真正律體，始獲成立。此種新詩體于詩衢上，與古體並轡，自然已開詩國康莊，可以任人馳騁；故宋榮漫堂說詩謂：「律詩盛於唐，而五言律爲尤盛，神龍以後，陳（子昂）、杜（審言）、沈宋開其先，李、杜、高、岑、王、孟諸家繼起，卓然名家，子美變化尤高，在牝牡驪黃之外。」此可見杜甫於五言律造就之大也。甫亦自謂：「老去漸於詩律細，」亦可見其致力之勤，老而不衰。蓋律體詩，自盛唐至現在，以杜甫爲嚮導，而古體詩自周至盛唐至李白結束。故言詩者，咸謂李白集復古之大成，杜甫開革新之局面。而杜之五言律，又復

估其全集之半，此可窺其用心之所在，蓋其重時代之觀念有以致也。然自甫卒後，五言律詩方面，雖有「五言長城」之劉長卿（七一〇？——七八〇？）與夫「善五言詩」之劉禹錫（七七二——八四三）等之努力，然影響不大，遠不如島之為晚唐諸子北面師之也。然則承先啓後之功，繼往開來之力，固舍島莫屬矣。是晚唐詩壇之盛，島固有其先導之功焉。

二 造五言律作法之極則

島既導晚唐詩之先路，在詩之形式上既爲五律，於作法則多注意于聲調與字句諸方面：

（一）聲調諧和 言聲調必以平仄譜與詩對照爲佳。五律有正格與偏格之分，仄起爲正格，平起爲偏格，其式如後：

正格 （宿山寺）

